

★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加强反混合战争问题研究

■许 炎 傅婉娟

引言
有矛就会有盾,混合战争理论的出现已引发世界对反混合战争问题的重视。反混合战争,就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综合使用各种资源和手段,制定和使用行之有效的对抗战略,在对抗的同时反制对手,削弱或消除对手发动的混合战争带来的影响和危害。面对混合战争的威胁,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动的混合战争的严重挑战威胁,俄罗斯尤为注重混合战争和反混合战争问题研究,对反混合战争的理论 and 实践做了大量探索,值得借鉴。

深化机理研究,找准反混合战争的方法路径

混合战争是对当代战争复杂形态发展的一种描述,有其自身特点、规律和规定。加强混合战争本质研究,是制定反混合战争战略的基础。从全域视角出发,考察混合战争的参与力量、实施手段和战争进程本身发生了何种变化,才能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战争。正因为如此,世界主要国家高度重视对混合战争制胜机理研究。他们计划通过深入系统研究,成为混合战争理论创新发展的领跑者,形成理论制权,并找到反混合战争的最佳方法。目前,俄罗斯把混合战争作为重点研究方向,形成以“格拉西莫夫战法”为代表的研究成果。战场上,俄军以“格拉西莫夫战法”应对美军混合战争,创造性地实施了政治军事战、特种战、信息战等俄版混合战争作战新样式,战果显著。

实施威胁预警,做好反混合战争的有效反制

与传统战争相比,混合战争没有明确战争发起时间,手法更加隐蔽且不易察觉,具有很强的迷惑性,让人难以及时预警战争、准备战争和应对战争。不宣而战的混合战争,其威胁无法用传统标准加以界定、描述。这些威胁针对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也针对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和生物安全。这些不同领域的安全问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可以说,混合战争的威胁是多维域威胁、综合型威胁。在混合战争威胁日益复杂的背景下,要建立混合战争威胁预警系统,以便及时从各领域各条战线发现带有混合战争症候的信息,一经发现就动用国家的资源和手段综合应对。既要重视传统战略资源和手段的运用,又要重视信息、网络等非传统手段的运用,特别是军事行动既要重视实战,又要重视威慑造势。如今年4月,美国军舰计划于4月14日至15日驶入黑海海域向俄罗斯施压,俄罗斯随即于4月14日在黑海

举行海空联合军事演习,测试海空联合打击能力,而美军随后取消了向黑海部署军舰计划。

立足积极防御,制定反混合战争的对抗战略

混合战争与传统战争相比,更强调不宣而战。长线筹划、长线准备、长线推进,只是在静待发起国预期的那个奇点的来临,在战争爆发前会有很长酝酿期和很长时间的激烈度或低烈度冲突阶段,这可能是数年乃至几十年。要实现国家总体安全,消除潜在安全威胁,就要适应混合战争的新特点新变化,从国家层面制定完善应对混合战争的行之有效的对抗战略,不仅要能妥善化解对手制造的麻烦,而且要给麻烦制造者制造麻烦。这既包括对抗敌人混合战争攻击的防御性战略,也包括反击性战略,同时要明确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资源和手段的必要条件、介入时机和实施强度,确保反混合战争战略的针对性、有效性、经济性,为打赢可能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混合战争做好准备。在俄乌两国克里米亚危机中,俄罗斯采取多种战略欺骗与威慑措施,利用各种信息手段展开大规模的心理战、舆论战、法律战,快速前出隐秘部署特战部队,牢牢把握主动,摆出不惜一战的架势,最终兵不血刃拿下了克里米亚。

着眼资源聚合,建设反混合战争的能力手段

混合战争是各种领域、各种手段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综合运用。反混合战争最重要的是统筹战略资源和战略手段建设与运用,提高应对各种安全威胁综合能力,这是应对混合战争威胁的根本之道。研究和加强国家层面的反混合战争主体作战力量,把相关国家机构、社会组织甚至个人的力量联合起来,可以在全面发展国家综合力量的同时,根据混合战争的需要建立能迅速投入作战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舆论等精干力量。通过在以上各条战线中的合理用兵,实现作战效果相互迭代、累积,形成反混合战争综合能力的整体涌现,为打赢可能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混合战争做好

准备。例如俄罗斯依托军队指挥体系,正式建立起国家、地区和次地区三级防务指挥体系,统一领导和指挥国防、安全、军工和经济领域50多个军地部门,实现资源力量的有效聚合。

追求高效决策,健全反混合战争的指挥机构

混合战争追求的终极目标是,通过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心理等全领域打开突破口进而全面击溃对手。这一目标决定反混合战争也必须动用国家所有资源,是对国家战略决策、战略资源统筹、战略手段综合运用能力的重大考验。要统筹好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舆论等多种战略资源和手段,没有一个具有高度权威、高效指挥、高层架构的国家指挥机构是不可想象的。俄罗斯之所以在应对重大安全危机中展示出较高的决策效率,不仅在于建立了国家指挥中心,也得益于国家安全决策体制和国防指挥体制改革的成功,建立了更加权威的国家安全决策体制,一体化指挥机构提高了宏观战略决策效率。2015年9月,普京决定出兵叙利亚,国家杜马立即授权,在美国严密的战略监视之下,突然隐蔽地行动,快速有序地调动部署部队。数小时后俄军开始空袭行动,而此时普京还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

加强舆论宣传,筑牢反混合战争的思想防线

混合战争的逻辑起点是对国家内部力量进行分化,形成可以与现政权对抗的政治军事力量。而分化的基础就是利用不同力量本身有着不同的价值追求、政治路线和执政理念等,简言之就是促使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分歧,导致思想分裂。应对这一危机,最基本的手段是建立本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体系,弘扬爱国主义,凝聚民心,维持国家、社会制度以及公共意识的稳定,防止内外力量企图改变国家社会政治体系。具体体现为在全维信息和认知领域,牢牢把握主动权和话语权,消融击退对手的恶意炒作和信息侵略。俄罗斯历来重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对青年的教育。2020年新年前普京明确宣称,爱国主义是现代社会唯一可能的意识形态。他还指示俄政府要加快新一轮爱国主义教育准备工作,加强这一“已获证明的核心价值观”,以充分彰显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自信。

寻求共同利益,加强反混合战争的国际合作

混合战争以国家为对象,涉及国

家的方方面面及国际之间的活动,而且发起者也多以联盟或合作方式出现,反混合战争迫切需要加强国际合作。通过国际合作能够共同反击对正常国际秩序的破坏,为顺利完成反混合战争战略任务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提高联合反混合战争行动能力。特别是反混合战争面临许多重大难题,仅凭自身力量将很难解决,需要与伙伴国一起,合力预测解决面临的难题,如预判发起国可能使用的新的破坏性技术、寻找混合攻击的源头等,并在反混合战争战略的统一框架内采取应对措施。当前,俄罗斯在经济实力上不如美国,单靠军事力量反制也力有不逮之时,这就迫切需要寻求更多战略伙伴推进共同安全,如深化俄白联盟和上合组织战略协作等,形成保障俄罗斯应对混合战争的国际战略空间和战略资源。

突出法理效能,完善反混合战争的法律法规

法理是正义的标尺,是国际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混合战争中,敌对双方都试图争取法理上的主动,力争师出有名。抢占法理制高点,能够形成强大法理公信力、威慑力,一定程度上消解对方战斗意志,激发己方战斗热情,有利于增强反击正当性、合法性和彻底性。无论是在战争决策阶段、战争实施阶段,还是在巩固战争结果阶段,战争行为的法理依据问题、合法性问题、排除干扰问题等等,都需要在法律攻防斗争中求得解决,从而为己方创造更大的行动空间、提供更大的行动保障。特别是战争政治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合法性取得的胜利才有可能被国际社会所认可,才有可能最终得到国际确认和支持。美国用法律手段压制俄罗斯,俄罗斯也用法律手段回击。如为抵制美国用非政府组织打掩护收买人心、培植“带路党”,俄罗斯制定《非政府组织法》《不受欢迎组织法》等,依法把接受西方资助并进行政治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定为“外国代理人”,把索罗斯基金会、国际民主基金会等“威胁俄罗斯宪法制度基本原则、国防能力和国家安全”的外国或非政府组织,定为“不受欢迎的组织”,取缔或限制其活动。这些有力地遏制了俄“街头政治”乱象。



《透视混合战争基本特性》
延伸阅读：

★

群策集

当前,人类社会已进入第六次技术革命阶段,战争形态正逐步向智能化战争迈进,需要我们审慎把握智能化军事演化的时代脉动。

主导技术突变。技术决定战术。机械化战争,打的是平台中心战,支撑作战体系的主要有无线通信、钢铁制造、机械动力、火药等机械化技术,强调的是以平台为中心的通信力、防护力、机动力、火力等战力的集成。信息化战争,打的是网络中心战,支撑作战体系主要是集成芯片、网络通信、数据库等“新基建”技术,强调的是以网络为中心的快速精确杀伤。智能化战争,打的是认知决策战,支撑作战体系主要是无人控制、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量子通信、区块链等颠覆性技术,强调的是以认知决策为中心的分布实时杀伤。

主要空间位移。机械化战争,主打陆、海、空三维战场,以陆海平面为基础,争夺天空这一制高点,突出表现为大规模装甲集群合成突击,大兵团作战、纵深纵深穿插、大平面攻防,多在有形空间作战。信息化战争,在陆、海、空三维战场的基础上,主打网络电磁空间,争夺天空这一新的制高点,突出表现为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精准毁伤,信息主导、火力主打、精兵制胜,在有形与无形空间协同作战,夺取综合制权。智能化战争,将认知空间作为新的主战场,拓展太空、深海、极地等新领域,以制智权、制脑权等为代表的“认知对抗”更加激烈,无形认知空间的角力成为战争胜负手。

主战力量转换。机械化战争,是“硬”碰“硬”的较量,坦克、飞机、航母、火炮等成为主战力量,尤其是核武器的问世将机械化战争推向极致,无论是兵力制胜、还是火力制胜都映射出数量决胜的作战观。信息化战争,是“软”“硬”结合的较量,信息网络、精确打击、太空作战等新兴作战力量,与重炮利舰等构建一体化作战体系,共同制敌,更多强调的是质量决胜的作战观。智能化战争,是有人与无人结合的较量,无人机、无人战车、无人潜航器等无人作战力量逐步成为战场主角,有人作战力量逐步走向战争“后台”,形成有人为核心、无人为骨干的主战力量体系。

主体结构重塑。主战力量的转换,必然推动作战体系结构的重塑。机械化战争,以坦克、飞机、航母等武器平台为主体,以兵力火力数量为基构建作战体系,实现战斗力线性叠加。信息化战争,以集成技术为手段、以信息网络为粘合、以精确制导力量为基础构建作战体系,实现战斗力指数叠加。智能化战争,以集成技术为手段、以信息网络为粘合、以精确制导力量为基础构建作战体系,实现战斗力指数叠加。智能化战争,以集成技术为手段、以信息网络为粘合、以精确制导力量为基础构建作战体系,实现战斗力指数叠加。智能化战争,以集成技术为手段、以信息网络为粘合、以精确制导力量为基础构建作战体系,实现战斗力指数叠加。

主控模式转变。机械化战争时代是指挥员与司令部结合指挥,信息化战争时代是指挥员和指挥机关依托指挥信息系统指挥,智能化战争时代将会呈

把准智能化演进「风向标」

■高 凯 金庭碧

现“人机混合”指挥控制模式。指挥体系中智能化身影将会越来越多,纵向上从自上至下表现为以人为主的战略指挥—人机结合战役指挥—人机混合的战术行动;横向上各级作战群体中人与机器混合编组并开展协作,人脑和电脑结合从事彼此最擅长的工

主胜机理更迭。机械化战争,兵力火力优势是战争制胜的主导因素,主次协同、主体释能、梯次攻击是作战的基本方式,以强击弱、以多打少、以合击成分为其主胜机理。信息化战争,信息网络优势是制胜的主导因素,一体联动、精确释能、体系破击是作战的基本方式,推动其制胜机理向以精制制,以优克劣、以快打慢转变。与信息化战争相比,智能化战争制胜主导因素从网络信息优势转向认知决策优势,从信息域对抗向认知域对抗不断延展,智能聚合、认知瓦解、即时打击成为作战基本方式,推动制胜机理向数据主导、分布聚优、瞬杀伤转变。

用科学思维学战研战

■何俊林

★

挑灯看剑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历来是我军提高战术思想水平和指挥艺术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军缺乏现代信息化战争的实际经验,指战员“五个不会”问题仍是制约胜战的重要问题。面向未来信息化智能化战争,须以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正确的战争观和方法论加强学战研战。

运用历史思维,遵循客观与立足实用相融合。战例就是史实。学战研战要根据当时的客观背景去考察,以参与者的角度代入战例,防止出现主观臆断、好恶取舍、“戴有色眼镜”等问题。同时,要尊重历史事实,以原始的、真实的史料为依据,如实地反映战例的历史背景、决策、经过和结局,原汁原味地呈现、身临其境地研究,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着重研透战争作战指导、指挥方式、火力打击、武器装备和保障措施等不同轨迹的演进规律,在摸清历史发展规律中指导军事实践。

运用系统思维,突出局部与注重整体相一致。战例的本质是局部的、片段的战争史。学战研战要遵循军事历史研究的基本规律,正确处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把作战全程研究透,把关键环节把握好。要将战例研究与战史研究、单个战例研究与系列战例研究相结合,在全面搜集史料的基础上,既要从事不同侧面、不同层次研究战例,搞清战例的来龙去脉、发展变化,防止出现盲人摸象的问题,也要不放过任何一个重

要细节,把关键性要素研究到位,防止出现粗枝大叶、浅尝辄止的问题。

运用辩证思维,借鉴经验与汲取教训并重。学战研战是为了从战例中汲取具有现实意义的经验教训,既要重视对胜仗的研究,也要重视对败仗的研究。除此之外,学战研战还要坚持两点论,善于从正反两个方面辩证剖析战例。梳理胜仗经验时,从成功中找到短板不足,进行批判超越;总结败仗教训时,从失败中找到制胜之道,进行反思总结,真正从战例研究中得到有用的启示。

运用创新思维,把握过去与引领未来相统一。认识过去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学战研战要把承前和启后有机地统一起来,把研究的着眼点放在深研过去、启示未来上。通过研究不同时空的今昔对比,如战场环境对比、装备情况对比、指挥方式对比、战法运用对比和部队行动对比等,以此探本溯源,以新角度审视过去的战例,结合现有条件提出新理论新战法,指导训练转型,引领未来作战实践。

★

谈兵论道

军事训练要顺应智能化战争发展,就必须确立体系化、智能化、联合化的训练转型主题主线,紧紧抓住契合时代特征、体现战训一致规律的军事训练关键环节,稳步推进训练转型。

理论创新与训练实验双轮驱动。训练转型不会自动发生,既需要敏锐而深邃的前瞻眼光把握大势,更需要科学而强大的驱动力量砥砺前行。训练转型涉及方向的选择与改变,风险巨大。理论创新至关重要,是驱动训练转型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重要保证。理论创新必须在观念上进行自我革命,突破以往战争中作战形态及其战斗力生成的固有思维模式,摆脱原有思维束缚,从新的认知起点出发,去揭示基于全新作战形态的军事训练特点规律。应紧跟时代发展,建立具有我军特色的战训概念开发机制,形成“概念一代、试验一代、实训一代”的战训理论创新模式。此外,推进训练转型还应抓好训练实

验,精心设计实验的战训能力,使训练实验按照“能力需求—解决方案—装备技术运用—能力实现”的内在逻辑运行。走实“研究战争—设计战争—实验验证—转型建设”的闭合回路,使训练转型在持续推进、迭代发展中实现与军事革命同步。

联合训练与军种训练衔接运行。联合训练与军种训练衔接运行主要表现为战区联合训练与军种合同训练的衔接运行。战区联合训练是基于方案的训练,具有很强的任务指向性;军种合同训练是基于能力的训练,具有很强的能力指向性,两者衔接运行。对于军种合同训练来讲,可以依托战区联合训练成果,使训练进一步聚焦使命任务的实战要求;对于战区联合训练来讲,可以引领军种合同训练,使训练进一步贴近军种作战能力实际,从而确保以联为纲原则落实落地。

构建清单组合式训练内容体系。训练内容是训练的核心要素,是实战化训练的基本依据。创新清单组合式训练内容体系,应着眼实战化导向,围绕训练运行过程设置训练内容,转变为依据作战

样式及其主要行动设置训练内容,引导部队由注重训练的程序步骤转向聚焦训练的具体课题,从而使训练真正趋向于基于作战的训练。应着眼联战联训,围绕指挥控制、兵种行动、兵种合成、体系联合等设置每个课目的训练内容,使每个课目都能够有序开展标准化指挥活动、各兵种战斗行动、诸兵种合成行动、体系化支撑行动训练,确保部队训练在兵种合成与体系联合上相互融合。

创新基于虚拟的情景训练方法。当前,作战行动正在向网络、太空、极地、深海、认知等领域拓展。作战环境变得更加复杂,传统训练手段已无法满足对作战的逼真模拟,基于虚拟的情景训练方法应运而生。广泛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大力创新虚实相结合的训练方法,锻炼受训者诸如城镇作战、网电对抗、认知对抗等复杂作战行动中的对抗意识、反应速度和实战认知,为实兵训练提供基础支撑。此外,还可充分发挥“科技+”“网络+”的赋能作用,积极探索“云际远程教练”“云中体系对抗”等训练方法,以虚拟交互强化训练体验,以虚拟对抗提升训练质量,以虚拟情景

抓住训练转型的关键环节

■张 松 卢 雷